



【人生随想】

沙 海

□安宁

在变幻莫测的巴丹吉林沙漠，老李开车如履平地，仿佛他是这片神秘沙海中一尾自由穿行的鱼，或一株遗世独立的麻黄。他熟悉每一座沙山，就像熟悉故园的一草一木。大风从哪一座沙丘上刮来，又朝着哪一座沙峰刮去；亿万粒黄沙，在静默的夕阳下，折射出怎样奇幻壮美的光华；一座高耸的山峰，如何在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席卷过后，忽然诡异消失；而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里，又隐匿着哪些神奇的生命……这些让旅者惊异的沙漠奇观，是老李人生中的日常。他生长在这里，就像一粒沙子落到巴丹吉林，便注定了此后一生的命运。

老李说，他在城市里开车，即便有导航指引，也常常迷路。但他很多次开车横穿巴丹吉林沙漠，却从未迷失过方向。沙漠巡护员的工作，让他像一只蜥蜴，一年四季都在沙海中穿梭来去。无疑，老李是孤独的。但他喜欢这样的孤独。他二十岁便结婚，生儿育女，后又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他盘腿坐在芦苇丛生的湖边，向同学老吴和我讲起这些已成过往的人生经历，表情平静，语气平和，仿佛那是漫长人生中小小的插曲，大风吹过，便在辽阔的沙海中消失不见，痕迹全无。当他的子女相继结婚，他索性在每年冬天休假的时候，住进村委会一间存放公共杂物的储藏室，并彻底失去了买房再婚的欲望。

此时的老李，人近暮年，却早已化为一株顽强的梭梭，将根扎进荒漠，以强悍的生命力，对抗着呼啸来去的人生烦恼。他有时候也会骂人，对着那些偷偷跑进沙漠腹地、几乎丧失性命的年轻人。这些年少无知的孩子，并不知沙漠的凶险，放任好奇在荒蛮的大地上蔓延。他们的父母，则在意外发生后，将责任全部推给老李，指责他没有尽好巡护的责任，才让危险逼近。这时的老李，会放弃争辩，选择盘腿坐在沙漠上，背对着焦灼愤怒的人群，看向无尽的远方。那里，除了绵延不绝的沙漠，什么也没有，仿佛浩瀚无垠的宇宙，盛满巨大的空。人类的生死悲欢，在

这无尽的黄沙面前，不值一提。

活着是什么？死亡又是什么？当老李孤身一人在沙漠中穿行时，一定很多次思考过这两个问题。现在，他走完人生的大半，选择一个人简单地活着，犹如一粒沙子，随风起舞，也缓缓下落，汇入无数的同类，以隐匿的姿态，让生命尽情地舒展。他途经过许多次死亡，锁阳、怪柳、胡杨、沙蜥、鹰隼……生命以干枯尸骨的形式，被浩荡的沙漠记录、掩埋，而后消失为广阔的无。生与死，共存于这片荒凉静谧的宇宙。他经历过烈日、酷暑、沙暴、朔风以及死亡，也欣赏过落日、鸣沙、湖泊、湿地、奔跑的狐狸和飞翔的大雁。

就在一年前，两个勇猛无畏的年轻人避开老李的视线，偷偷穿越巴丹吉林沙漠。行至中途，两人便弹尽粮绝，陷入绝境。一个相信翻越对面的沙山就可以抵达救命的淡水湖，于是拼命地向上攀爬，最终耗尽力气，在即将抵达峰顶时饥渴而亡。另一个，则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沙子深处，最大可能保存着体力，在奄奄一息之际，终于等到了救援。生与死，不过是一段欲望的博弈。或许，只有那些将欲望埋入黄沙的人，才能最终抵达寂静的湖泊。

老李多少次途经死神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也许，他根本不关心死亡。生与死，都只是星球上一粒沙子，无数的沙子落下来，便成为壮阔的巴丹吉林沙漠。他一日一日将生度过，犹如沙日子复一日地下落，消失在苍茫的大地。

回程时，路遇老李的姐姐，她正在湖边热情地追着游人，向他们兜售着设计简陋的纪念品。老李摇下车窗，探出头去，大声向姐姐打着招呼。姐弟俩互道一句家常，便分道扬镳，各自离去。老李说，他的姐姐也已离婚，独自养育着两个孩子。但烈日下忙碌的她，并没有太多的悲伤，仿佛这样的人生是上天最好的安排，她起身接纳这粒来自星空的沙子，便可以安然度过此后的一生。

（本文作者为80后作家，山东泰安人，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任教于内蒙古大学）

【行走笔记】

一次怀旧之旅

□火锅

大年初一，偷偷溜去临清考棚街逛了半天，想怀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旧。

考棚街静悄悄。偶尔有走亲戚的街坊，一户人家里传出妈妈教育孩子的声音：老姥姥的红包不能收。然后门突然打开，一个女人提溜着浑身穿红的孩子走出来，一边回头对一位老人说：“我们就是来看看您，您快进去吧。”女人并不放下孩子，一口气穿过街道，又走过了几家店铺，嚷嚷了句“快开门”，“萌萌理发店”的门应声就开了，女人和孩子一闪身消失在里面。

我问一位老人“县治遗址”在哪里，他好像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看他天天路过的破城门楼子，说：“你说的就是老县衙呗？往西走。”果然，一座孤零零的城门保存完好地立在那里。

我随机走进一条小巷子，两侧有人居住，屋外放着煤气罐，管子接进屋里，传来炒菜的声音。路边一位老人警惕地问我：“你找谁？”我赶紧解释我只是想看一点老建筑，他也就转阴为晴，指给我一个方向——果然看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上世纪60年代供销社风格的建筑。

从竹竿巷走进，再拐到更小的胡同里。有上了年纪的街坊大声地向邻居问过年好，站住聊几句天。女的说：“小时候一想到这辈子要活七八十年，愁得慌，啥时候是个头呀？没想到这么快，自己就七老八十了！”男的说：“那时候觉得一天可慢了，过不完！”

七拐八拐有些迷路，在极安静的黄昏里忽然听到一声压抑的大吠，我疑心自己听错了，但还是赶紧停下来一动不敢动，眼睛四处寻摸着地上的砖头。刚刚一动，那叫声就爆发了，而且不是独唱，另一个更巨大的发怒前呜呜噜噜的声音作为前奏插进来，然后两只狗的二重唱正式开始。我拾起半块砖头，好在它们都没有冲出院子。我战战兢兢前行，一扭身看见巷尾一只黑色的狗头正伸出来窥视我，也许是看见了我手里的砖头，它没有加入大合唱。感谢它——我的怀旧之旅戛然而止。被狗追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也正是我儿童时代难忘的回忆之一。

我走到街上，想要找点吃的，但大部分铺子都关着，除了

一家三角火烧铺。排队的人不少，三角火烧需要预订，两块钱一个，我定了四个。需要等半个钟头，所以我继续溜达。附近就是鳌头矶，在里面走了一圈，看了看微微结冰的运河。偷听了一场夫妻吵架，并不是两个人的——夫妻双方各有亲友团三四个，女的高大丰满，但男的喝了酒，胆气正壮，而且有外人在场，绝不能认输。妻子控诉，家里有事打电话，男人不回。男人说：“喝着酒呢，怎么回？喝一半？”女的越说越上头，男的欲扑上去动手——因为知道有人拦着。于是两团人在运河边分分合合，移动了几个来回。我惦记着我的三角火烧，赶到店里去取，谁知道店家大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面没发开，还得等。”大年初一总不能着急，所以我乖乖坐下来等，旁边是两个放寒假回家的大学生，一边等火烧一边细细交谈。他们谈的是大学录取分数、物理化学分数。

三角火烧终于好了，非常巨大。我一拿到手便开始撕着焦脆的外皮吃，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出来的面食，它的美味比昙花还要短暂。在刚出炉的十分钟之内，它就迅速皮松肉懈、人老珠黄。连着吃了两个火烧的外皮，这是我当晚吃到的唯一主食——我企图走进一家开着的面馆吃一碗十香什锦面，但是店家忙得不可开交，没有时间接待我这样一个单独的客人。

我走进面馆的时候，三四个人也在门口停住，一个女人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说：“咱们就在这里吃。”孩子继续往前走，嚷嚷着“我不吃面”，要走进隔壁一个大饭店里去。妈妈叫住他，尴尬地说：“咱不去那里，那里贵。”孩子振振有词：“我不管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”

我很惧怕青春期的孩子。因为他们的话特别多，动不动就滔滔不绝地演讲，他们有一套理论对抗世界。果然，我被店主拒绝后走出店门时，那个孩子的演讲还没结束。他用青春期特有的公鸭嗓不停地输出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溜圆，蕴藏着想要发动一场大战的能量，而妈妈小声而无力地解释着：“妈妈在家怎么和你商量来着？”

我同情地走了，提着我巨大的四个三角火烧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）

【民俗溯源】

岂止下点雨这么简单

□孙晓明

每年2月18日—20日，太阳到达黄经330°，就迎来了雨水节气。按现代人的思维难以理解，大寒没过多久，立春才半月，很多人还沉浸在“正月十五闹花灯”的过年氛围里，北方大地仍是一片萧索景象，怎么能和雨水关联呢？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这段话听起来有点玄妙复杂，不过，也可以简单理解说，立春之后，气温回升，冰雪融化，降水增多，故取名为雨水。

在二十四节气里，雨水和谷雨、小雪、大雪一样，都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。雨水节气的独特之处在于，这个节气到来后，一是天气回暖，降水量逐渐增多了；二是在降水形式上，雪渐少，雨渐多了。雨水节气的天气特点对越冬作物生长有很大的影响。雨水过后，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℃以上，桃李含苞，樱桃花开，进入气候上的春天。除个别年份外，霜期至此也告终止。但雨水节气的天气变化不定，是全年寒潮过程出现最多的时节之一，忽冷忽热，乍暖还寒。

先民在经验积累中，能够通过雨雪来预测雨水节气以后的天气，如“雨水有雨百日阴”“雨水落了雨，阴阴沉沉到谷雨”。还有根据冷暖来预测后期天气的，“冷雨水，暖惊蛰”“暖雨水，冷惊蛰”。更有根据风来预测后期天气的，如“春风化雨百日行”“雨水东风起，伏天必有雨”等等。雨水节气前，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寒冷；雨水节气后，人们明显感到大地回春，风不那么冷冽了，春风拂面的感觉。

雨水节气的物候是，一候獭祭鱼，二候鸿雁来，三候草木萌动。此节气，水獭开始捕鱼了，将鱼摆在岸边如同先祭后食的样子；五天过后，大雁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；再过五天，在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中，草木随地中阳气上腾而开始抽出嫩芽。从此，大地渐渐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不仅农民珍视雨水，喜欢吟风弄月的诗人们也知道雨水的意义。杜甫有诗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韩愈有诗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还有陆游的诗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中国人把久旱之后的雨称为“甘霖”，“久旱逢甘霖”是人生“四大喜”之一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说：“吾求三尺甘霖，以救万民。”元人冯子振曾如此写“农夫渴雨”：“年年牛背扶犁住，近日最懊恼杀农父。稻苗肥恰待抽花，渴煞青天雷雨。恨残霞不近人情，截断玉虹南去。望人间三尺甘霖，看一片闲云起处。”宋人王炎也写过：“山冥云阴重，天寒雨意浓。数枝幽艳湿啼红。莫为惜花惆怅，对东风。蓑笠朝朝出，沟塍处处通。人间辛苦是三农。要得一犁水足，望年丰。”

从先秦时代起，哲人们就知道用雨水来比喻事物，孟子有名言曰：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”是故，人们把良好的熏陶和教育当作春风化雨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，泰安市作协会员）